# 目錄


頭……一
落雨篇……三三
谷……四三
啞歌……九五
過嶺記……一一一
一日間……一三五
人下人……一五三

# 頭

## 一

龐府自局長卸仟以來，除了老太爺做八十陰壽外，從沒有今天這樣熱鬧過，彷彿辦喜事似的。一清早就有人在門口張望，龐府的大門樓憑空高出兩三丈，宅第也儼然深了許多。兩個廚司務在趕做席面，吉利乒乓，一刀一勺的就活像「急脚鬼。」老媽馬嫂在灶下說着蜜一般的話。

「要是和尙，第一手先把你揹到廟裏去。」

案前的廚司務直起腰，手背在額上打橫一抹，兩眼向馬嫂一溜，便破口大笑。

灶後的廚司務却嚷道：

「當心些罷，這就快到了！」因爲刁着香煙，說話像豁子嘴。他又吱咕着：「你揹到廟裏，好主意丟下我光杆兒可怎麼辦……」

馬嫂在灶下笑，她向來不在乎。

可是人手還不夠，連小丫頭翠翠也忙得像經線婆娘，臉漲得紅紅的。老太太要淨水，她是慈善的，要跪在神前唸經了。太太要雞肝，羊肝，猪肝，總之，所有的什樣肝都得給她拿去，她是要治失明的眼睛。大少奶吩咐留兩碗雞湯，大少爺那病……翠翠明白，不管要誰的活人心，一句話就得到，不的要防備兩片臉不會腫。可是小少爺還一直在後面追着，像一條尾巴，不住跌着脚：

「騷貨翠翠，操——」

他要給他扎一隻風輪。

「防備着你的皮！」馬嫂用指頭放在眼前點着。

翠翠沒聽見。她上下走着，像一個小鬼魂，心尖上還貼着一片草葉。總是害怕着

什麼，不舒服。

她還想到門口看看，究竟又是什麼一番樣子。

至於老太太，她總算是一個好人，又吃素，又唸經，又慈善，要不，也活不到八十多歲！更哪裏說得上子孫滿堂！

這村子前襟河，後帶山，據傳說，是「龍虎門」，氣勢很凶，風水極高的。倘不出一位有福的善士，全村誓必遭殃；出了就壓下凶煞，當然要官星高照。這有福的善士並非別人，龐府老太太自以爲就是她自己。

她是從三十歲就守了寡，一人支撐着這局面的。現在兒子已經做過一任官，雖卸了差，總還是局長。全村也受了她不少恩惠，否則，恐怕早都成爲灰末了。

但是，這樣一個芸芸衆生的救主，也正同龐府上的別人一樣，除却撅嘴弄眼而外，在村子裏並不受歡迎，或者尊敬。隣舍全是些知恩不報之徒！老太太是慈善的，但一想起那班賊頭賊臉的傢伙就會生氣，有時竟將正唸的經也會忘記。

老太太還有一個寬慰自己的辦法，這就是看村子的風水。

從南來，路兩傍儘是風起雲湧，滾着滔滔麥浪的紅土地；土壤的紅像在血裏浸過一般，又油膩，又肥沃。望上去是一帶連山，峯巒一個套一個，到最近的一條嶺，變成坡崗了。上面遍植松柏，山楂，胡桃。再下便是沾板岩同花崗石砌起來，灰白相映的村子。村前一道小河，水由不遠的豁谷中流出，兩岸楊柳叢茂，直伸入田野。通這唯一大道的，有一座跨着小溪的石橋。再前去，路碰在關帝廟上，轉彎往村坊上去了。正衝着廟門有一棵大槐，足有兩人合抱的粗細，杈枒的樹枝上掛滿着紅布，像纍纍的花球，有新的，也有褪作灰白的，上面寫着「有求必應」之類。

樹下終日裊裊昇起香燭紙馬的煙，充滿着神鬼妖靈。

可是，使老太太寬心的，不是那些布片，也不是仙魔，倒是一個謠傳：是一根旗杆，將來要掛起「帥」字旗，要出更大的官的。因爲樹生得太奇妙，恰當住了關聖大帝的「神道」。這官星自然是單照着廨府，否則，那樹就決不該長在那裏。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現在老太太正在唸經，沒有想到大門外的事，心裏却又總是不安甯。她看見殺却幾隻雞，又宰了一頭羊。

『造孽！有一天我會餓死到您手裏，有一天——』伊背轉頭對天罵着，像一頭臥伏的綿羊。

因爲傷害着伊慈善的心腸了。

『阿彌陀佛～～～』

天井裏時常有人走動。

貓叫得怪煩人。

大花狗在廚房裏挨過一棍，這時已安靜的立在水缸下，聳起兩耳向上望。佯吠兩聲，又在大腿上啃了幾嘴，一順頭，朝着大門衝去，拖着長長的舌條。

交夏以來，今天要算出色的悶燥，連山上也不見有一絲風。

客廳院裏，柴權剛謝，芍藥寂寞的開着大白花，顯出月季的瘦。

保鏢季全德騎在石凳上，揩擦着拆開的手槍零件，生髮油氣息衝進鼻子，在肺尖上打滾。他咳嗽兩聲，似乎將那熱孜孜的氣息吐了出去，拇指在鼻尖抹着，仔細的審察一個螺旋釘。他的臉，生得極其像生蒜薹，上面起着稜條，還有着酒精泡，短髭青青，就像剛透出土面的麥子一樣，手槍匣在脅下搖動，他將牠移在前面。

鳥叫着：哇哇苦兒。大約在河岸上的柳行裏。

「哭兒你祖宗！」

他啐了一口。望着太陽吸了一大口氣。

他歪着嘴，將槍拼在一起，却不往匣裏放，而塞進肚皮那地方的袴子裏。忽然，他想起了什麼似的，頭向天那麼一衝，跳將起來，撲着後院跑去。

局長看看長班蔡收拾客廳。插瓶確是江西窯，雲銅和廣錫的供器也都擦得光光亮亮，像銀質的一般。他想着全縣有這種擺設的，攏共也只不過四五家，便禁不住一挺那雞蛋似的肚皮。

天實在熱得不錯，龐局長已經喘不過氣來。圓得來皮球般，又大又胖的頭只是向外脹，流着汗，紅紅的，誰看見也以爲塗過一層麵醬。兩隻小黑豆眼睛幾乎要擠起來了。他氣蝦蟆似的手覆在微微跳動着的額上，向下移過，去經眼，經過鼻梁，在人中那裏停下：還沒有鬍子，實在憾事！

就是那個球般的頭，確是局長式的頭，但走過去，總有人在背後諷嘲的咕噥着：

「這樣的頭，狗啃起來倒不錯。有那一天，烏鴉是吓那小黑豆眼的！」

局長肚子大，度量也過人，一向不曾留意到眞會那樣。卽連現在也沒有想到。

「唔，總算——」

他將常說的「威名還在」四字嚥進肚裏，臉一打橫，笑了。那肚子是不論什麼都容得下的。

但是，五匹壯騾，「竟然，竟然……」

五匹壯騾被搶掉了。雖然被咒詛的頭還在，想起來仍不免肺尖痛，太陽穴就打

抽搐，於是嘆氣了：「唉～～～」

然而一眼看見椅披落在地上，忍不住了咆哮：

「你的魂兒呢？哪裏去了！……說你飯桶，活該上山啃石頭。只合，只合……嗡！死！」

「全德，全德！這東西……」一口氣闖進後院，照準翠翠兜頭就是一個耳光，

「活夠了嗎！」

其實什麼事也沒有，今天他只覺得自己高了許多，皮下又刺得慌。

疾黎還不過三十歲，生下來就被搥打的人，已經麻木得像幽靈了。他永遠沈默着，一天到頭思索什麼。他不像長起來的，而似合着別人的脾胃，從一個模子裏造成功的。在他，世界原無合理與不合理；命令，打罵，又頂合適。

然而今天他也那樣慌亂，望着龐局長抓耳搔頭的，想不出爲什麼要那樣興奮。實際他又什麼都沒想，只不過要將客廳收拾齊整。

他正怕着什麼。許多錐子在他皮下刺，一陣緊，一陣鬆；他覺得一忽冷，一忽熱。終於那些錐尖透出鋒，是一些冰冷的小汗珠。

『他爲什麼要躺在山溝子裏？』這觀念又在他腦際浮出。

總想有一個月了，始終弄不明白。

至今他還看見那個和善的中年人：他做鬼臉；他說趣話；他將什麼人都逗笑；他唱小曲子；他用滑稽的咳嗽表示快樂；他刁着旱煙袋，使人噴嗽的眯着眼。他是一個瘦子。

在一個沒有月的夜裏，他放進一夥強人，收斂了快樂，將五匹壯騾趕進山裏去了。但是爲什麼他一個人睡在山溝裏呢？這樣睡着：鞋不知去向了，脚板上滿是乾了的血漬，他却仰向着天，似乎全個山谷都歸他所有，甜蜜的打着響鼾。隨即許多人圍上去，將他綁了起來，鼾聲最後打一個噎，從此永遠斷了。可是龐局長說是搶去他三千元大洋，還有什麼勾結什麼，難道這樣就弄定了的？

「孫三……那全是作枉，孫三哥！」龔黎心想。

那瘦瘦的臉子一歪，打一個閃，龔黎也就一躥，手中的插瓶幾乎失手落在地上。他出了一身冷汗。

客廳已經收拾齊畢，桌椅擦得通亮，地也打掃得水磨石板似的，繡花椅披，朱紅椅墊，八仙祝壽的桌帷也都鋪設完竣，鼬府眞有一番喜慶氣象。

## 二

村坊上正逢着集市似的，很熱鬧。家家戶戶門口立着人，以習慣了的低聲談着話，其實倒是在熱烈的講說個不休，只是抑住聲氣罷了。最後嘆息着的轉一個身，又拐進另一組去，仍不過是相同的神情。

人像在上元節的夜晚，佇立着等待時刻。後來漸漸分散，少數漢子到山上鑿石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頭去了，拏着鍬同鎚子；娘兒們慌張跑回家去，隨便抓一件針線活倚在門檻下，不時向村頭瞭一眼，或望着別人在爭論什麼；還有許多人沒入較大的人堆裏。其間以祥泰雜貨舖門前最擁塞。

『孫三我頂明白。他不會動人家一根馬尾！可是到底怎麼說呢？』

老流氓方天化戟還不曾弄明白，

『是啊，』一個年青人叫着，『你倆共穿過一條袴子！』

另一個人却回答道：

『怎麼說，孫三就要辦提解回來了：就這麼說！』

木匠景雲叔這時才顯得矮。一直被壓在別人肘下，他向上長一長肩膀。

『嘿！人只要不臭，總會碰着包丞相哩。就是狗還會有咬孫三的嗎！』

他擎起旱煙袋在人頭上搖幌，只怕人家看不見。

老女人嘆息着，在吱咕什麼，反正並不想使各個人都聽見的。

孩子們一聽出孫三要回來，馬上看見那瘦削的臉子一歪，擠眉弄眼的就是一個鬼臉，這確乎像別離了多年的老夥計。於是拚命在跨下擠，只怕差一忽兒孫三被瞅得沒了影子。

『小刀客㊀羔子，是看西洋景嗎？值得這麼熱！』

上面罵，下面却不理，像喙木蟲似的，一口氣往裏鑽。

方天化戟從耳朵上取下香烟頭，沾在下唇上，他要將火柴吞進肚去的吸着。兩隻迷糊的眼向上翻起，似乎要將牠們移到頭頂上的哼咖道：『天下只要心尖要朝下長的——還是好人好。』

『當作話說怪好聽！』

賣油條的玩弄着他過時的皮帽，這時向上一揮，要將天打穿一個洞的樣子，喊

㊀某地稱土匪刀客。

了：

『回來的是「饑票」』他用指尖點着太陽穴，『二斤半！明白了沒，朋友？』

所有的眼一齊釘住他那蒙着一層油烟的「饑票」。

於是，他說了，怎樣碰着怎樣一個衙役，就是來廳府報信的，而且吃了他的油條。

『這會早見過姓閻的了，還不該上望鄉台！』他結束着。

『嘖，嘖，嘖！天理自有報應，天理自有報應！』

景雲叔更矮下去了。

人流着汗，好像被收在一口鑊子裏，悶住了。

天一盆火般熱，樹葉死釘在枝梢上。

杜鵑鳥在山上哀鳴，斑鳩在低泣。河邊一聲聲叫着：『咭，咭，苦兒——』

狗氣悶的，但驚悸的吠着。

人嘆息。

方天化戟望着脚尖，鞋已經「老虎大張嘴，」那麼露出着的七個脚趾就是牙。

『龍虎門的風脈這就倒了！』他喃喃的說。

『莫不是還有你一任局長嗎……』

方天化戟什麼也不說，擠過人叢，拖拉着鞋，默然回向他關帝廟的下處去了，一隻病狗似的。

雜貨店掌櫃林祥泰忽然想起一件事，用指頭敲着手背說：

『「半斤酒，」他說，就這樣……誰能想到是他，就是一個鬼……』這話至少也說過有一百遍。

然而林祥泰還能看見孫三醉醺醺踏進黃昏裏的樣子，這次他沒有笑，沒有唱，也不曾做鬼臉。

自然誰也沒料到他會來這麼一手，人又和善，又老實，又勤快，比一隻山書眉還快活。要論毛病，就只僅僅愛喝幾杯酒。他自幼喪盡了親屬，從沒有同人吵過嘴，寵府

也卽爲着這人好德行僱來作長班的。可是，若非他，廳府也決不致失事。雖然老早就有許多人想放他一把火，但都知道他養着保鏢，決輕舉妄動不得。

狗驟然狂狷的吠嗥了。

馬蹄敲擊着花崗岩石板，疾劇的在村坊上響起，直向人衆撲前來。

『閃開！』

人向街沿的牆下退去。小孩子向大人們背後鑽，

騎在馬上的軍官是一個瘦子，除軍服外，全是黑的，黑鞋，黑襪，暗淡的黑臉膛，眼睛隱在眉毛後面，黑的唇上生着短髭，連牙都是黑的。護兵將他扶下鞍橋，腿已難以站立。

『領情，領情！辛苦，辛苦，舊隊長！』

廳局長一口肥猪般衝出來，球似的滾下台階，一把抓住那焦汚的手爪搖幌着，且一連串的嚷。他顎巴抽搐着，肥碩的頭笑成了糯米團。

舊隊長也想笑，但他的氣力只夠說出：『發福，發福！』

村人望着這一胖一瘦的兩個人往裏走，竟是肥鵝夾住黃鼠狼。

兩個大人物相遇，總不會沒有話說。隊長被拉着拖着，勉強到了客廳，不事謙讓，便萎頓在椅裏。好容易忍住淚，鼻涕同呵欠，汗却一直往外淌。

『隊長中了暑？』

隊長臉一皺，做出醜相，搖着頭，額顎有絲瓜輭。

局長突然省悟過來。

『前天才買進來的「西土」，好極！』他抹一把前額，叫喊着：『蒺藜，蒺藜！』

蒺藜躲在乾草屋裏，他像負着許多罪惡，一直往乾草窩裏鑽。

人在期待着什麼，又怕那所期待的東西眞個到來，沈默裏有着小騷動。

『孫三呢，他在哪裏？』有人驚怯的問。

前街梢走來一隊團丁，約二十人光景。前邊走着挑夫，擔子前端搭配一塊石，後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